

在文川网搜索  
doct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更多电子书  
入驻商家

中國方志叢書·第六十一號

據清·徐寶符等修李穀等纂影印  
清同治十年刊本

廣東省

樂昌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運合度協於人情，國事確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地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頽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多種。
- (4) 日人桑原隱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晋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遺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濶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續修縣志序

古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將以齊民之不齊而政教之也三代而降能師古之遺意集事書簡冊以備輶軒之採者其惟志也乎志以質不以文遠紹旁搜互細靡遺有美必彰無微不錄非侈也示勸也非陋也徵實也通志

約而賅郡志邑志詳而備合天下之成而為大一統是烏可以方隅限況粵東韶郡承有虞氏之遺餘韻流風未墜隸縣六昌邑在其西北與楚接壤屹然帶礪為百粵鎖鑰舉凡山川城郭井田賦稅賢達仕宦忠貞孝節皆不可以不紀則志之所關為尤重故昌邑之志自前明神宗初載創修

於張君祖炳始闢前所未有俾後知所法厥功偉甚洎

國朝定鼎康熙五年與二十六年五十八年李程任諸君子相繼重修此後無修之者漫淫蠹腐卷帙幾無完篇且兵燹之餘散失殆盡雖山川如故城郭如故土田井里悉如故而二百年來

聖教涵濡深仁厚澤民風丕變人文蔚起其間忠孝節義更有卓立不朽者闕略遺忘讀者致慨增葺之舉胡可緩哉已巳歲克由京曹除守是郡下車之始卽索觀邑志不可得旋聞知徐令尹契芝已於戊辰諭集諸紳倡議續修心竊贊之閱四載而告竣都人士以序請余取志讀之見其舊者因

逸者補德化可風者表彰之事實後起者增益之發潛德之幽光備一邦之文獻取鏡百世之上遠垂百世之下洵足信今而傳後已余喜其書之成也異日者達諸

天子可以驗風俗貽諸後賢足以成教化聞者興起不重有賴於今日耶尤冀

昌之士民食舊德服先疇勤詩書而蓄道德安耕鑿而知禮讓追臻隆古繼美敦龐際休明之盛世以共樂於光天化日中也豈不懿歟不揣謗劣援筆而書之簡端時

同治十年辛未仲冬知韶州府事額哲克

題於古虞官廨



舊志叙

康熙五年

李成棟

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集也言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集此書也然則一邑之志一邑之集也乃竟闕焉無紀如俗在繩結抑或有斷簡徒令與道上殘碑偃卧煙草也故夫邑之有志亦卽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十五國之各有其風也第列國之史書淑亦書厯州縣之志錄賢不錄不肖有權與無權之分耳大率編於

天子之職方未之有異也然則竟聽其闕焉無紀耶攷昌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四

邑建設初在隋開皇之十八祀昌邑之志修自明神宗初載張令祖炳蒞縣之日昌邑風土人物始得藉此爛焉祖炳豈非破昌邑之天荒者耶余以政學實慚製錦雖十室忠信何敢多讓然燥濕之殊宜也強變之互用也奢儉之異適也英賢文教之待以後興也無從鏡古何以準今保無有南其行者或比其轅乎乙巳秋得舊志於諸生鄧黃諸子之手而讀之先民有言將以式之行也乃帙括雖近百篇其點畫則半蝕於蠹幾魯魚亥豕之不可辨其編幅則又鋪疊

宿垢點染漏痕如千年之銅古色斑駁昔人以蝌斗

舊叙 康熙五年 辛天祚訓導

蟲魚象製文字今顧文字似蝌斗蟲魚矣矧在百年

家乘卽得之國史瞭然若眉列也若乃兵燹之餘所

沒不傳邑宰何所藉以勵邑子弟邑子弟又何所觀

摩以相勵也語不浹日暘谷張先生爲之慨然執筆

鄧黃諸生亦把臂入林於是操觚於乙巳冬摹梓於

丙午春竣工於丙午秋之深閼四序匝一歲余始得

快志之相與以有成矣顧是志也藍本所載者悉附

於板而稍錯綜之非有離堅合異之見也新芳未顯

白黃駱歐七君子品行卓絕一時直可追踪往哲至

隸版圖歷唐宋而明代有聞人迄隆萬以後如張鄧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五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六

者周爰諳諷用發潛德之幽光若玉卮無當雖寶弗  
用蓋志固一邑書也亦不敢以泛泛焉遺採風者之  
非咷耳

國家鼎興數十年聲教覃敷無遠不届邑人士敦仁興

讓義重廉隅科第聯翩而起文物於斯爲盛所當紀  
續而表揚又烏可以已也雖然志亦難言矣學士家  
欲採修而或無其力良有司勤簿書而或非所急志  
之不傳幾何不與寒煙荒草等耶惟我邑侯李公  
邑紳暘谷張先生剏三致意焉公文章負不世之才

政事擅神明之譽慨然以纂脩有任捐俸錢爲之首

倡 晴谷先生實里其事黃生應譽鄧生學恭禧印

白生世泰四子分與其勞不逾歲採輯而一新之子以是多公與賜谷先生卽當今之文獻也志非其人不傳非其人不能傳洵哉異時

聖天子採風問俗睹斯邑志安在不與百代國史而俱傳乎予忝昌膠首稽適逢盛舉例得附名志末是何異延缶土鼓謬藉響於清廟明堂予雖不文又何能已於言卽徵諸生之請而亦不能已於言

寧昌縣志

卷之首

卷之三

1

卷八

樂昌縣志

卷之二

桂  
林  
府

7

今夫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之事關於天下國家志之事關於山川人文而其實相爲表裏故是則是非則非而史則爲可信去當去取當取而志則不可易非徒襲繁文之故事而從事浮誕爲也我昌舊志版籍無存久矣殘編斷簡不無煙樹莽莽之感故學士大夫有其志矣而無其力則修之難有其力矣而無 賢宰執修明於上使遠近聞風如歸則修之又難是修志之舉端屬之 當事以身先之而已矣

聖天子乘乾願治之年臨軒策士以分治元元而李父  
母以燕臺而簡牧茲土乃以拮据簿書之暇當刑清  
政簡之時慨然有觀風問俗博採風謠之意時集予  
於庭過予而相謂曰縣志一書山川土田之所由別  
風俗人物之所攸繫戶口道里之所具載貢賦政治  
之所綦存是不可以不修尚其討故實而釐之予於

是退而自維焉昌志吾邑之書也當此

賢父母在

上而任其亮泛上下恐前乎此者不可得而述後乎

此者不可得而考不亦一大憾之事乎哉由是取舊

志而帙之其可仍者則因之其可增者則益之漢唐

以前多所未載不無得什遺一之歎元明以來多所

未詳亦有顧彼失此之憂蒐輯舊聞採錄時事雖案

頭勢形亦不憚以朝夕惟期是書之大備而後已然

猶不敢以一人之意見遂信無闕文之可疑從此而

上質我邑侯李公籍其烹鮮解牛之力通經博古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九

之才而刪定之功其歸之焉是書之成也山川土田  
於是乎別風俗人物於是乎繫戶口道里於是乎載  
貢賦政治於是乎存豈猶乎殘編斷簡尚有煙樹莽  
莽之憾哉吾願後之人觀山川而知人物觀土田而  
知貢賦觀戶口而知風俗觀道里而知政治則此志  
也雖非關於天下國家然而一邑可以概天下豈得  
謂之無補云爾是爲之序

續修序

康熙二十六年

知縣程黻

自古有一代之政必有一代之史粵稽尚書周唐虞

三代之史也史散而爲志周官以小史掌邦國之志

志分而及於郡邑所以紀山川人物官司賦稅古蹟

風俗以爲百千萬世相傳之備觀者也然事以時遷

地因人重故莫爲之前雖盛不傳莫爲之後雖美弗

繼敝甲子冬來宰昌邑甫下車卽取縣志而閱之以

先識斯憲章而爲宜民造士之模範也攷昌邑之志

修自明神宗初祀令尹張祖炳爲之綜理繼自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

國朝康熙伍年李令尹成棟纂修後越二十年於茲  
矣卽其間山高水清如故也風土出產如故也韓瀧  
烟雨石室之雲霞又如故也然三十年來兵燹突興  
地方多故以致哀鴻在野失所堪悲兼天時人事又  
復紛紜有異及禍亂削平瘡痍甫起所賴蒞茲土者  
紀載焉則是百千萬世相傳以爲備觀者何所藉乎  
遂不禁惻惻卽欲修輯緣以簿書鞅掌日月如駛未  
遑及是茲幸

大中丞李老憲臺學優史庫化洽海隅慨然欲舉全  
粵之志而編定之以垂億祀誠盛舉也是敝邑之有

志而未逮者今得藉宏命而遂所欲爲贊樂昌雖巖

邑乎然山川之阨要風土之敦厚官司之賢哲人才  
之英茂物產之豐殖雖未必在在郅隆而拾壤中之

參伍亦自有班班可考者於是博採輿論敦請士紳  
而補修成輯伏蒙鑒定凡內有不與例符者刪之  
名不彰著者除之至若

宸翰昭聖道之不磨丁糧係國家之額賦則悉載之又不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二

山川之光澤風土人物之根矩也則斯志之成豈徒  
以資閱覽而實足徵  
大中丞馳心文獻加意流風使遐陬僻壤咸知觀感  
而納於矩物勤學修而蒙其仁育也敝邑雖非若  
集於水惟以隣越是懼詎謂補偏塞罅遂足垂百千  
萬世之備觀而助流政教也哉

光也要非

大中丞爲之裁成弗克若是使爲宰者苟能相其施  
要以之防宵突而武備修撫其敦慤以之裕生聚而  
習俗醡師其賢哲以之綏蒸黎而仁壽垂景其英茂  
以之廣教育而德星集藉其豐殖以之誨勤儉而厚  
生著繇是而邑之士民咸知嚮風爰拯凋瘵漸臻休  
寧家傳孝弟之訓人赴急公之義是道德文章又爲

續修序

康熙二十六年

張日星

志以言乎其誌也所以誌其山川誌其貢賦誌其風俗誌其人文故觀一邑之志而一邑之風土可知也觀各郡縣之志而一省之風土可知也觀各省之志而天下之風土可知也方今

聖天子乾元建治首重巡方臨軒策遣不啻歌皇華而周爰咨諭咨謀焉以其採風問俗知風土之氣候民俗之淳漓與教化之興衰也我

大中丞李大公祖實當其任政治之暇實念粵區地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三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四

方千里其間山川異勢貢賦異同風俗異尚人文異起使不乘時而修輯之其何以合一統志以上報天子臨軒策遣之命乎於是文及郡縣咸欣然有修志之舉我

邑侯程父母幸逢盛典秉及於星乃言修志一事嗟乎志亦難言矣自

國家定鼎以來至康熙五年李邑侯始爲之一修迄今二十餘年矣兵燹之後繼以流離時勢變遷老成代謝山川猶是也而風俗則一變矣時與同人因前

志而續紀之使三十餘年之事僅不沒於荒煙野草中耳所賴賢父母爲之裁成獻於

大中丞公祖爲之鑒定俾邑志成而郡志集其成郡志成而省志集其大成於以合一統志以上報天子樂觀其盛詎曰小補之哉星屬梓邦助與修事於茲兩次矣例得附名以昭盛舉以垂

公祖父母之功於不朽云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六

續修序

康熙五十八年

知縣任衡

也則俟之後君子焉耳

世運而日新矣積新成故故以久而漸湮易結繩而書契以治百官以察萬民綦重矣故家有傳邑有乘郡省之有志始書契之據要者也樂昌爲粵韶古邑其創建之因革山川之流峙風俗之興行人物之產植貢賦戶口之增益與夫文藝之炳蔚載在舊志前令李成棟修之程黻續之歷今幾三十餘年矣夫三十年爲一世閱世而故老哀謝文牘散軼卽能追述鼎一漏萬孟子曰澤五世而斬及澤斬而求傳

樂昌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十五

考

樂昌縣志

卷之首

十六

述復何考據乎匪但五世也隔世而言事疑信相雜已不無附會之說好事者爲之傳疑而不可據也况其久哉衡康熙乙未秋選蒞茲邑披閱志編其官守幾易待續而傳者類有其事以時計之今已閱世矣更待後人久而漸湮不免傳疑豈能徵信爰加博採進邑紳士之老成彬雅者共相纂緝附條續增但求確實不飾浮文雖採訪之未周不無遺漏由見聞之不及實匪私心付劂成帙以云存質質庶存也至於踵事增華潤色成章因此系桷之材而施匠氏之斤

凡例

一昌志之修編始於前明張令祖炳李令良衢至國朝康熙間先後纂修距今百三十餘年矣近以兵燹鏤板蕩然無存其尚有籍存諸民間者蠹蝕鼠侵半歸漫漶爰集邑士續而成之務存於慎不敢侈飾浮文焉

一纂輯以舊志爲宗但原本殊多簡率今歸其意而變通之非好異也

一山川形勝終古不易舊志無取於景者誠以疆域樂昌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七

附

山川惟當知其形勢源委不沾沾於景之意也然昌邑勝蹟有八均屬天然非比凌合爰繪圖以紀之弁擇其尤者增之

一武水發源舊志與省志郡志不符有云發源黃岑山者有云發源莽山者有云發源臨武流入莽山而始入瀧中者紛紛不一說今參輿地紀勝水經注繪圖更正庶見虛山真面

一沿革舊志有考而無表今稽各史及輿地志增表一道較爲明晰

一職官知縣教職通志可考惟典史分司及武職世

遠年湮無從稽查其間政績百餘年來豈無循良卓著師表羣倫者乃流風餘韻父老失傳僅得諸見知者數人其不得聞而知者不敢妄爲附會其有明以後無考徵者附之存疑

一人物首入祀鄉賢者十餘人中間條例區別已仕

而盡職者列宦業未仕而樸藻者列文學爲國致

身列忠烈孝友利濟列善行義行是皆人品純粹

樂昌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八

附

仕學兼優真誠所發確無遺議者若鄉黨有好亦足爲流俗砥礪有裨於世風仍憑輿論既定乃著於篇至者壽者婦九十以上概得列入

一列女統以節孝節烈而節孝則居十之九其拒暴舍生捐軀殉夫者入節烈惟是邑乘之修歷有年所窮鄉僻壤旌表不及湮沒甚多殊深憫惻

一藝文序傳詩或採諸家乘或摹於古碑或作於時人然非有闡縣境係風化者雖美弗錄惟舊志所載各詩登諸郡志者郡憲唐公宗堯謂樂昌乘中

稍有屬本嚴汰近刻兼收過濫二者交誠然風雅

卽此長存今悉仍其舊雖非盡屬名流筆墨亦飾

不敢過刻之意至著述刊其目不刊其文則猶四

庫全書之總目也

一祠廟以入典祀者爲正若未經 勅封不列秩

祀羣祀者不論城鄉概不列入至菴堂寺觀除舊志已載實有關於名人勝蹟者酌定增入非故佞佛也

一職銜八品已上有部照驗明者軍功保舉已經題

樂昌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九

奏行知者自宜詳載近時外獎概不採列至文武封蔭非有誥軸驗明不得援例贈貤封空銜列入以重名器

一列傳之作以勵風俗其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大應特書其事但非治乎輿論或其人尚存皆不得率行表章惟節孝一則現有者仍附入年例

一漢周府君碑文舊志祇載元邑令張鹵一首考省志郡志載有漢熹平間郭蒼一首稱其奇古特出而樂昌志不錄今照省郡志補入郭作而張作訛

誤亦經訂正次之編摩敢云精細亥豕魯魚猶懼不免見聞未周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也

一舊志總綱十目凡八十二今綱列十二目七十五

目省於舊事增於前不過以爲合乘之一助云

樂昌縣志

卷之首

凡例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一百零十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零十

一百零十一

&lt;p

歷修縣志姓氏

明萬歷十四年丙戌創修

知縣龍泉張祖炳

知縣吉水李良衢

教諭合浦歐應經

訓導連州羅克敬

訓導保昌朱燦然

進士 李延大

監生 廖煥 駱光陽

樂昌縣志

卷之首

二十一

四百

生員 鄧操 李延久 張諒 張一元

主簿南城章漸

典史長汀曾洛

國朝康熙五年丙午重修

知縣蘄水李成棟

訓導羅定辛天祚

舉人 鄧瓈

貢生 鄧學恭 鄧禧印

生員 李鳳翀

典史金華柳聯貴

巡檢分水高逢泰

自漢迄今千百有餘歲矣漢唐湮沒者無論歷宋而  
元而明幾百年豈修志者始有明之諸君子與夫莫  
爲之於前就有爲之於後自康熙五年重修以來當  
今日再行重修取前後諸君子姓名詳著之不混諸  
君子之勞亦以示後人之有考徵云爾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重修

知縣新建程徽鑒定

樂昌縣志

卷之首

二十二

四百

教諭東安方文佳

訓導連平葉萌震

進士 張日星

舉人 歐鴻麻

貢生 白世泰 白符乙 李式準

廩生 蘇向榮 白符丁 李綽 曾漢光

鄧嗣玥

典史三原焦奇龍監梓

童生 區漢璧楷書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續修

知縣龔寄任衡

教諭廣州陳其猷

訓導廣州盧樸

貢生歐鴻儀

貢生歐鐘銘

貢生白樂英

廩生蕭漢翔

廩生李樹叢

樂昌縣志卷之首

十三

十四

廩生鄧蔚陽

庠生李錦榮

廩生歐鑑彬

制舉孝廉方正韓敬德

貢生白權  
歐淑霆

貢生鄧材裕

貢生白淇

膳錄

樂昌縣志卷之首

十五

生員白材鴻

生員張潤

經理

庠生歐淑揆

分纂

訓導新會李穀

舉人桂陽朱炳元

昌山書院掌教

教諭興甯陳其藻

分校

樂昌縣志目錄

卷之首 志叙 凡例 歷修姓氏

卷之一

方域志

地圖 風俗 小墟市  
區界 物產 聚落  
沿革 鄉都 猶崗  
分野 氣候

卷之八

選舉志

薦辟 貢選 職銜  
進士 仕宦 封蔭

人物志

鄉賢 善行 義勇  
官業 耘家 著彥  
文學 武備 孝義

卷之九

列女志

節孝 節烈

建置志

城池 書院 坊表  
公署 者棚 育才堂  
學宮 社學 兵防  
壇廟 墓碑

卷之十

藝文志

記 傳 詩

卷之十一

事紀志

災祥 兵燹 雜志  
文獻 仙釋

樂昌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二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二十六

卷之十二

山川志

勝蹟 津梁 亭閣  
山嶺 溪巖 碑刻  
井泉 肅墓 義庄

賦役志

戶口 土田 貢賦  
會計冊 浮橋租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職官志

邑令 師儒 僉屬  
名宦

卷之七

學校志

文廟 學額 學規  
祭器

卷之六

祀典志

秩祀 羣祀

卷之五

賦役志

戶口 土田 貢賦  
會計冊 浮橋租

卷之四

山川志

勝蹟 津梁 亭閣  
山嶺 溪巖 碑刻  
井泉 肅墓 義庄

樂昌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二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二十六

卷之十二

卷之三

卷之三 目錄

二十七

樂昌縣志

卷之三 目錄

二十八

卷之三十一

卷之四

卷之四 目錄

二十九

樂昌縣志

卷之四 目錄

三十

卷之三十二

卷之五

卷之五 目錄

三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五 目錄

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六

卷之六 目錄

三十三

樂昌縣志

卷之六 目錄

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七

卷之七 目錄

三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七 目錄

三十六

卷之三十五

卷之八

卷之八 目錄

三十七

樂昌縣志

卷之八 目錄

三十八

卷之三十六

卷之九

卷之九 目錄

三十九

樂昌縣志

卷之九 目錄

四十

卷之三十七

卷之十

卷之十 目錄

四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十 目錄

四十二

卷之三十八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目錄

四十三

樂昌縣志

卷之十一 目錄

四十四

卷之三十九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目錄

四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十二 目錄

四十六

卷之四十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目錄

四十七

樂昌縣志

卷之十三 目錄

四十八

卷之三十一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目錄

四十九

樂昌縣志

卷之十四 目錄

五十

卷之三十二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目錄

五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十五 目錄

五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目錄

五十三

樂昌縣志

卷之十六 目錄

五十四

卷之三十四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目錄

五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十七 目錄

五十六

卷之三十五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目錄

五十七

樂昌縣志

卷之十八 目錄

五十八

卷之三十六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目錄

五十九

樂昌縣志

卷之十九 目錄

六十

卷之三十七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目錄

六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二十 目錄

六十二

卷之三十八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六十三

樂昌縣志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六十四

卷之三十九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六十五

樂昌縣志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六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目錄

六十七

樂昌縣志

卷之二十三 目錄

六十八

卷之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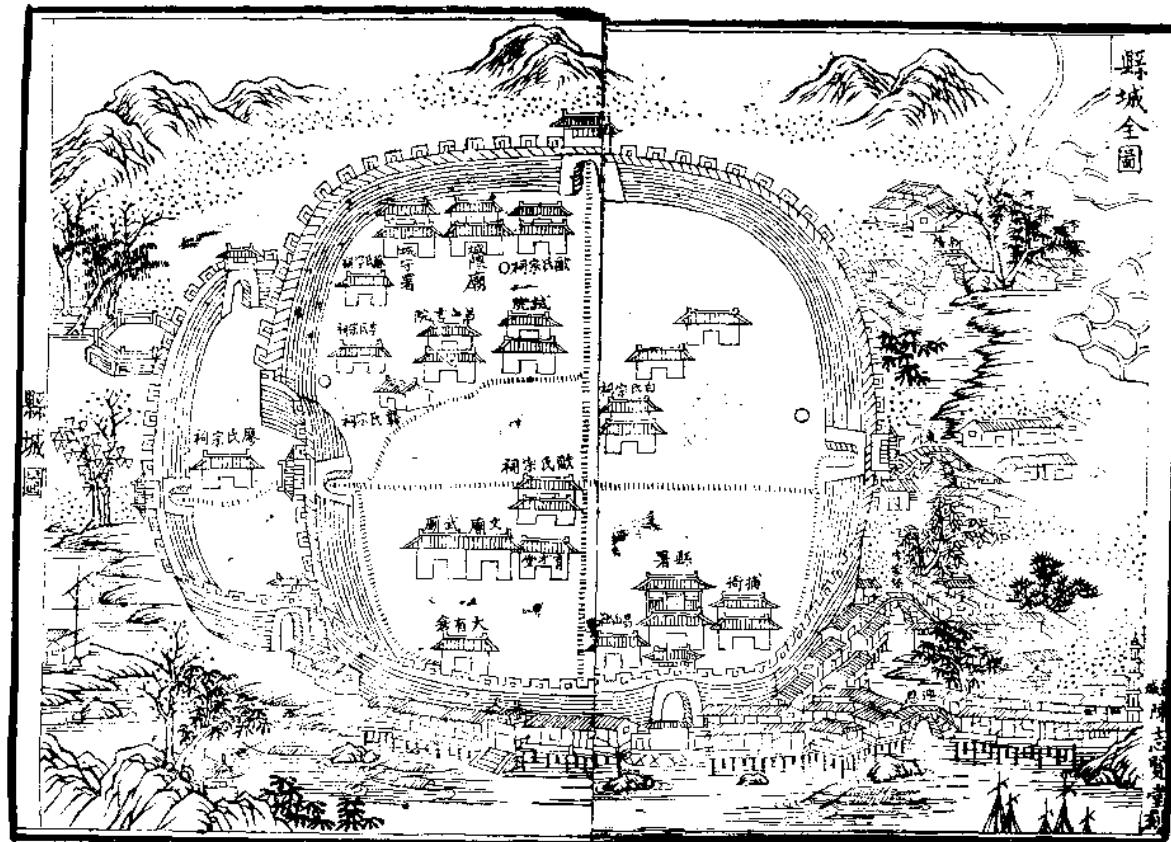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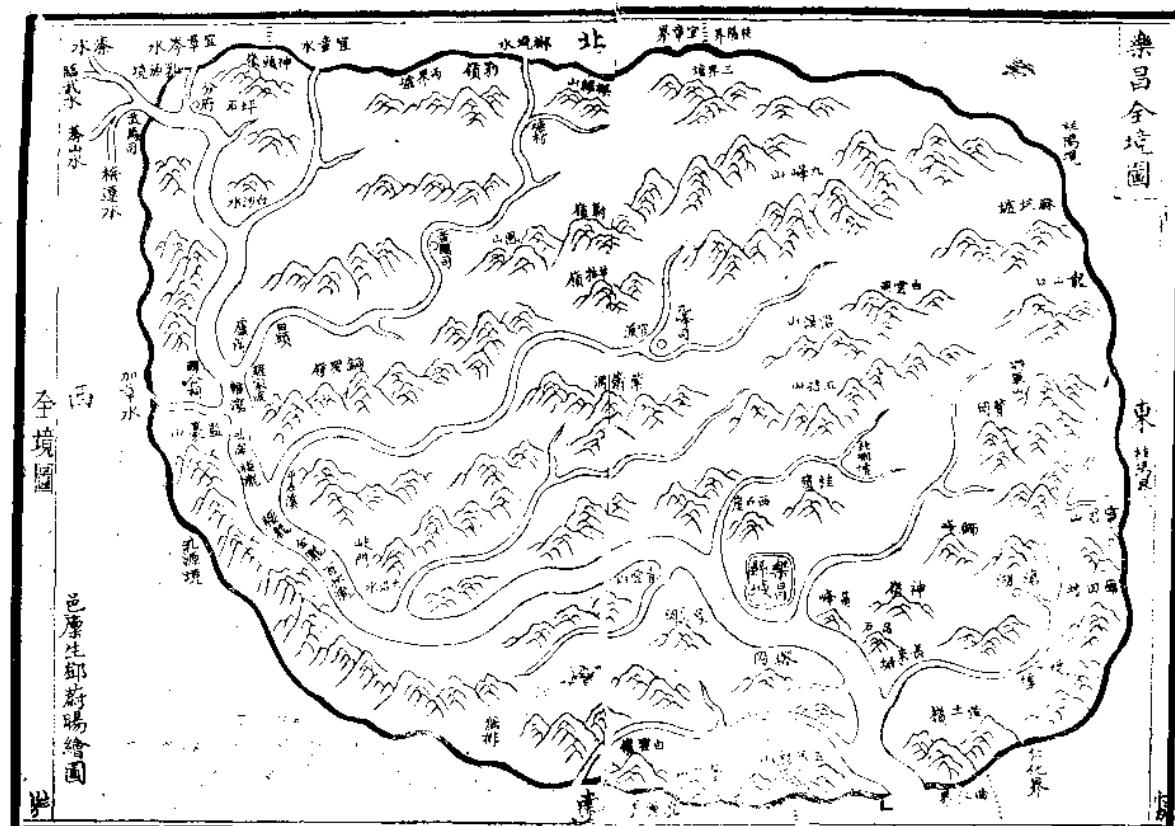
樂昌縣志卷之一

方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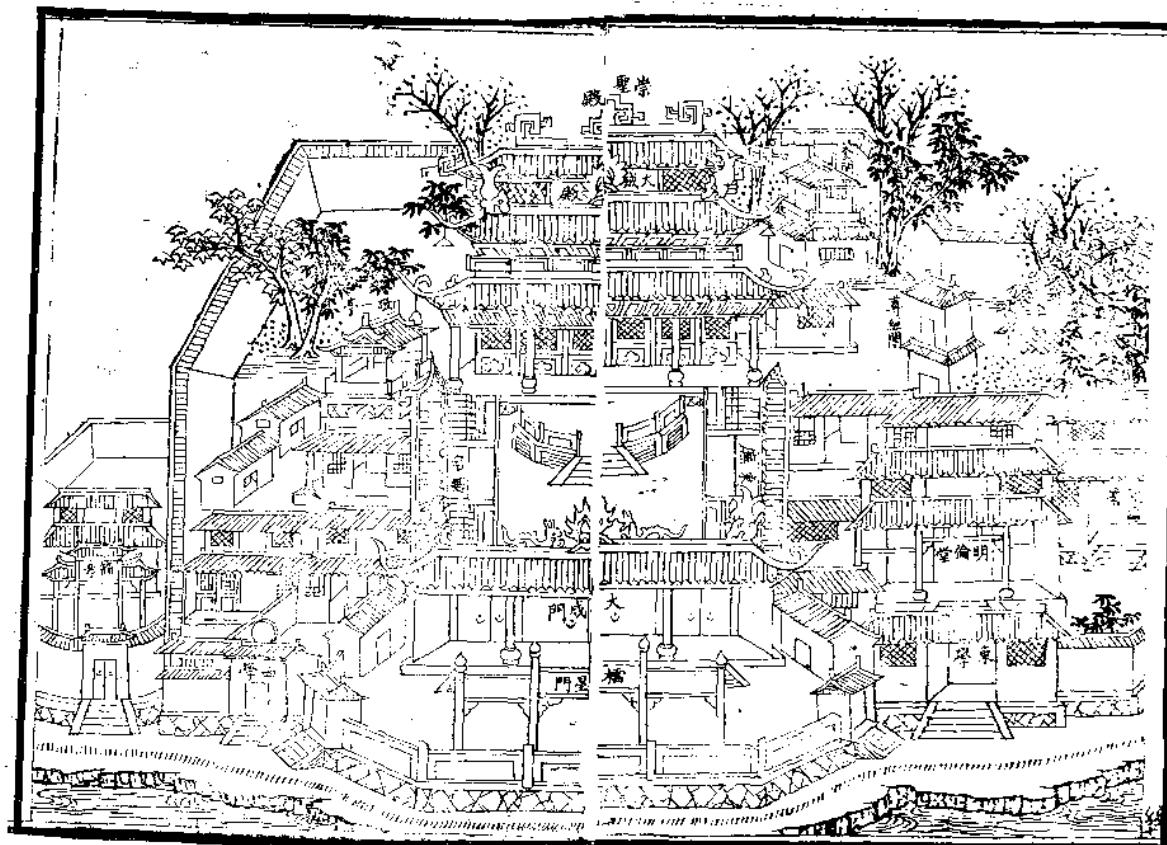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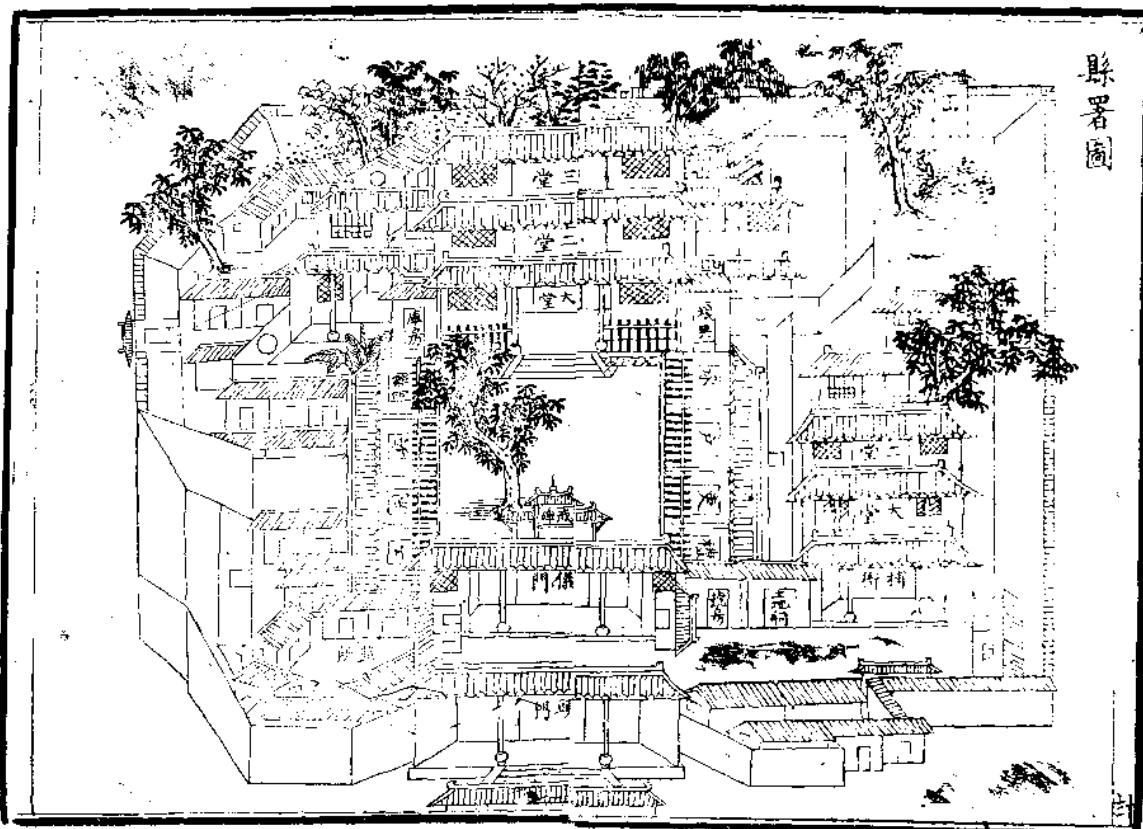
域民不以封疆奚必斤斤地利爲然先王量地制邑  
繡壤相錯秩然不紊其道公也昌邑南控粵北蔽楚  
嶺以南稱鎖鑰焉職方分野歷代因革形勢之廣袤  
宜審道里之遠近宜詳里甲幾何區鄉都幾何處風  
土氣候各殊物產蕃生亦異懋修職守固封圻而保  
庶姦康時阜物在在良有司事也敬哉有土尚其無  
忘保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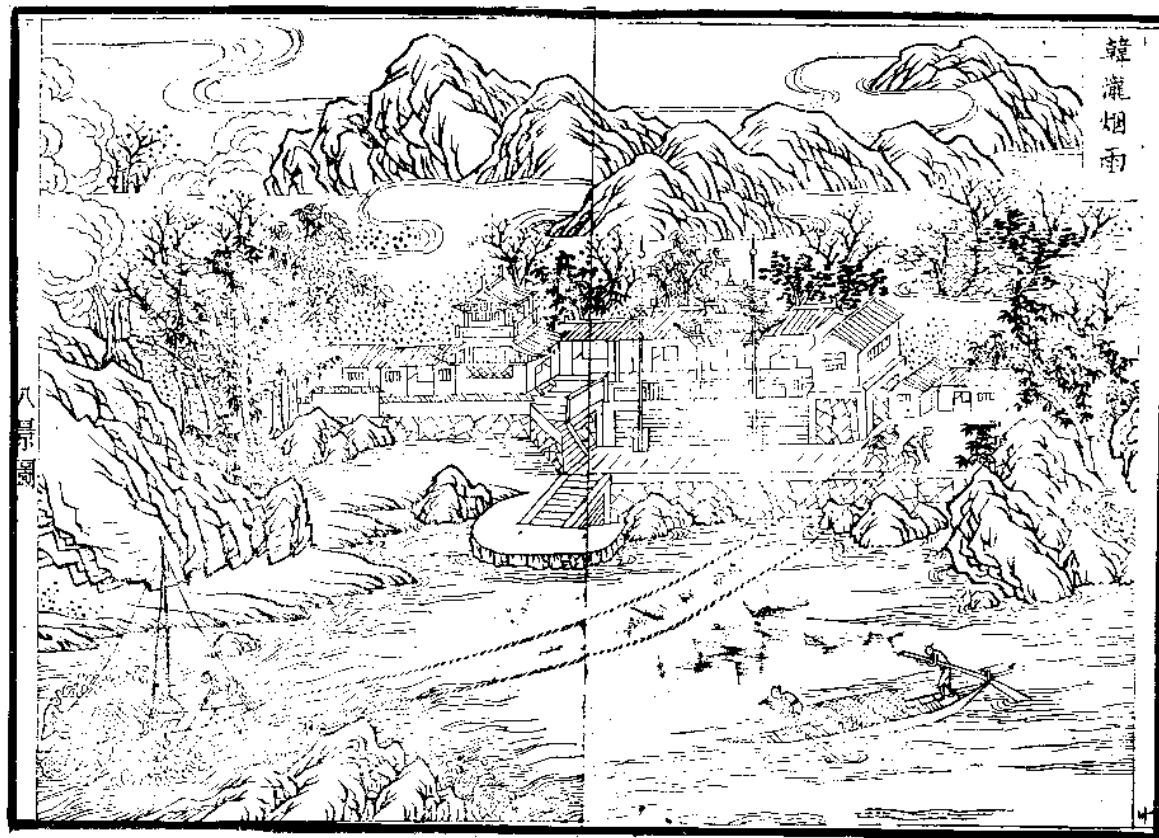
惟王建國疆理攸分司徒制地職方掌圖而輿圖之  
制興嗣是鄼侯入關先收圖籍凡以境地之險阻城  
池之高深與夫山川之奇特衙署宮院聞其名不若  
見其形說之口不如繪之手披圖而觀之較聚米畫  
沙爲尤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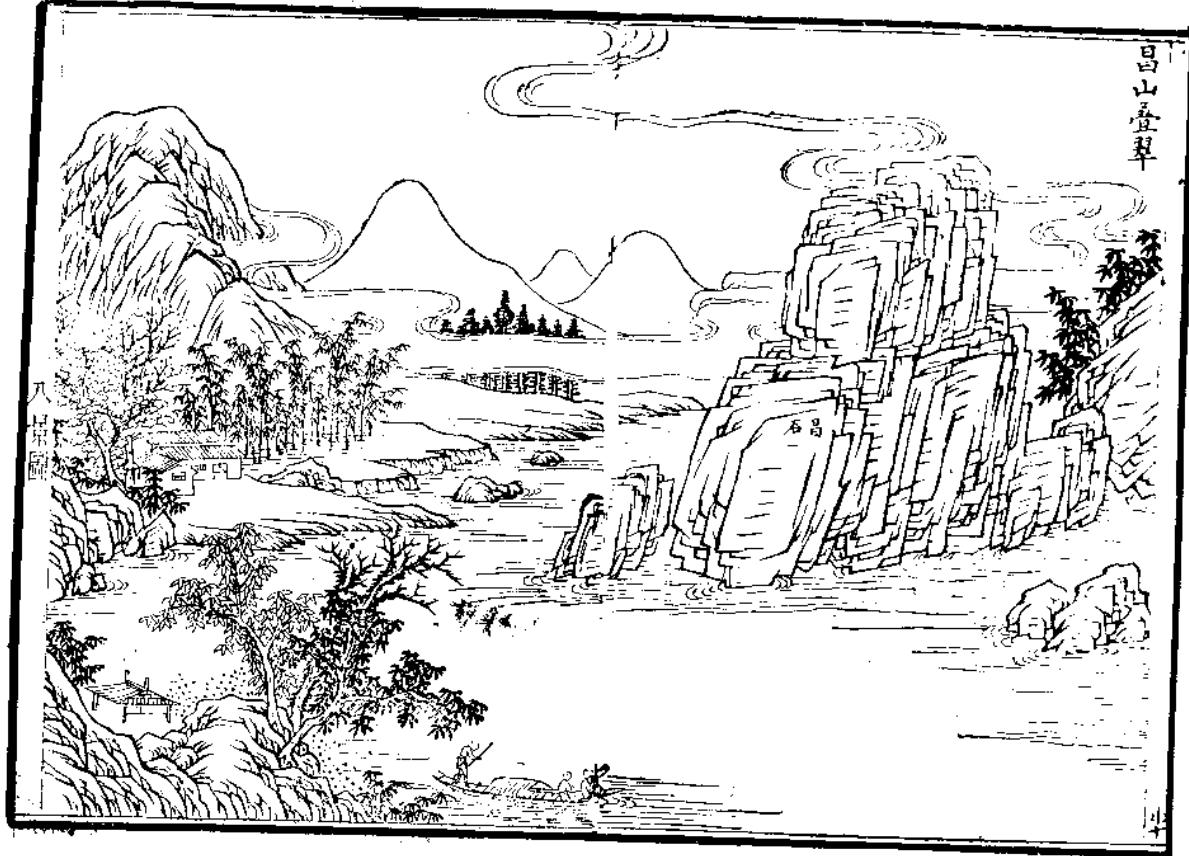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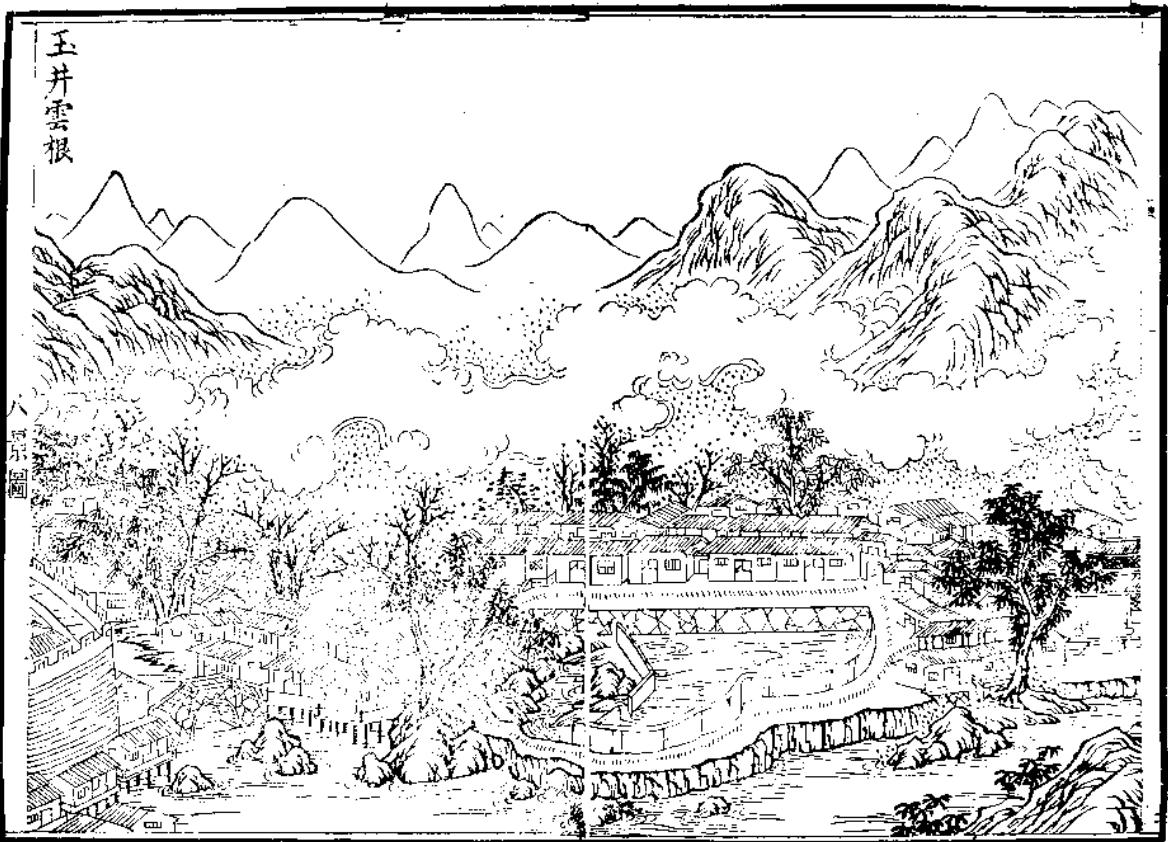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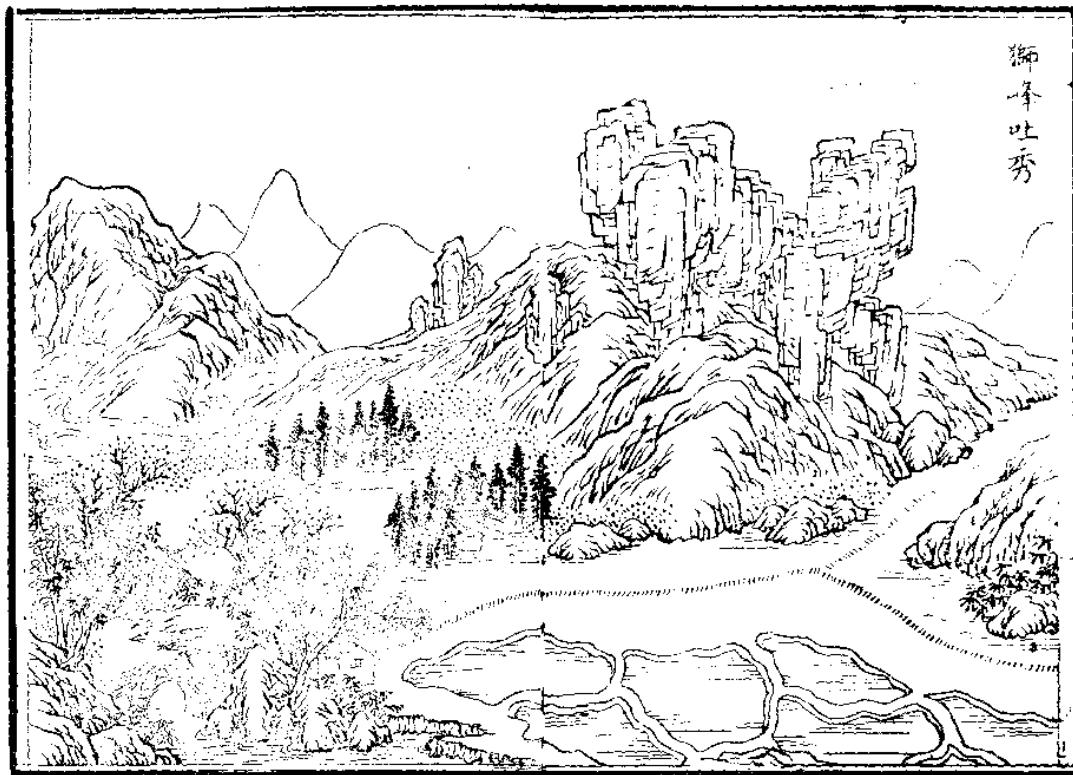
縣署圖













論曰自古皇協天地之撰道契河洛而圖書大啟其傳兩闡之至理昭焉萬世之道統係焉後聖則之以著輿圖而圖之用遂廣我朝輿圖全覽其又集千古之成乎昌在剪僻壤耳非有名山勝境足誇壯圖然地據上游氣雄百粵取形勝而繪之都鄙城池既以綜地之利衙署宮院更以昭事之宜展茲尺幅措置所先控御所急物曲人官一觸目而燎如指掌若謂朝稽夕考僅以供耳食資目遊也夫豈其然

區界

樂昌在府治之西北東西廣一百八十六里南北袤

一百九十里東抵仁化縣黃土嶺界六十里西抵乳

源縣分投村界一百一十六里南抵乳源縣梅花村

界六十里北抵桂陽縣蓋嶺頭界一百三十里東南

抵曲江縣炎嶺界四十里西南抵本縣榮村接乳源

界四十里東北抵仁化土頭嶺界七十里西北抵湖

廣宜章縣魚家塘界一百五十里有縣治至府城陸

路八十里水程一百里至省城陸路五百九十里水

程九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八十里至京師

七千一百三十里

沿革

樂昌縣志

卷之一

區界

十五

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一

沿革

十六

梁天監七年分曲江縣西北境置梁化縣此建縣之所

由始也十七年又分梁化縣置平石縣卽今之平石

村

隋開皇九年廢郡改東衡州爲韶州取州北韶石名十

一年廢入廣州十二年省平石入梁化縣十八年改

梁化爲樂昌縣屬廣州

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復爲韶州

晉縣六樂昌之隸韶始此

按舊志及府志唐高祖武德四年分廣州之曲江始

茲土者之憾也爰溯沿革以資考證

沿革考

廣韶郡古揚州之域也秦始皇遣任囂取陸梁之地

平南越以爲南海桂林象郡卽以囂爲南海尉囂卒

遺言龍川令趙佗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

里可爲國遂以趙佗爲南海尉佗移檄告南安橫浦

關桂陽湟溪關絕新道且築城二一在仁化縣北一

百三十里卽今城口以壯橫浦一在今之樂昌縣西

南隔河二里以壯湟溪及秦滅佗自立爲南粵王漢

晉而下令樂昌地乃屬曲江隸桂陽郡後隸始興

樂昌縣志

卷之一

區界

十五

十一

樂昌縣志

卷之一

沿革

十六

輿樂昌翁源四縣置韻  
州疑誤今從通志正之

春秋戰國	唐虞夏商周	樂昌縣志	卷之一 沿革	總部	郡州路府	縣	宋太祖開寶三年俘劉鋹嶺南悉平五年省仁化縣入	
							樂昌咸平三年復立仁化縣元豐九城志韶爲中州	領縣四樂昌曲江翁源仁化屬廣南東路乾道三年
							分南境置乳源縣元因之明洪武元年改韶州路爲	府樂昌隸焉
							國朝定鼎沿明之制而樂昌之版圖名號悉仍舊	

齊	宋	晉	三國	樂昌縣志	東漢	漢	秦	南海郡
				卷之一 沿革	南海郡	南海郡	始皇三十三年置	初爲南越國元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吳黃武五年改置 安七年復置	始興郡	始興都尉 今韶州卽都尉所部	桂陽郡	曲江縣地
始興郡	廣興郡 太豫元年改名	始興郡	曲江縣地	吳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置	曲江縣地			
曲江縣地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宋	唐	隋	陳	梁
廣南東路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廣州南海郡
南漢 劉巖建國 於此故號	廣州南海郡 天寶元年改州爲郡 乾元元年復爲廣州 初置循州後分爲南海郡 端南來道	廣州南海郡 開皇九年廢郡爲廣州 仁壽三年改番州人業三年復爲南海郡	廣州 開皇九年廢郡爲廣州 入廣州爲韶州十年廢入州治此後遷治南海郡	始興郡 承皇中蕭勃據始興於此
韶州始興郡	韶州始興郡 改東衡州貞觀元年復爲韶州大寶九年爲始興郡乾元元年復名屬韶州	樂昌縣 論曰爾雅九州郭景純稱殷之地制與禹貢職方互有異同至裂封建爲郡邑更難守其常矣樂昌在漢隸桂陽郡係曲江縣地梁乃析爲梁化又分爲平石隋則省平石而立樂昌有析有合舊志之考覈頗詳茲倣通志例復增一表列歷代國號於總部之上以部統郡以郡統縣而州路府與郡並列但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則係統轄宜列之間稱名數易轄隸屢更隨時分紀庶覽者明若列	樂昌縣 開皇十二年省平石縣十八年更名	東衡州 梁化縣 大寶七年分梁化縣十七年又分梁化縣置平石縣
樂昌縣	樂昌縣	樂昌縣 卷之一 沿革	平石縣	梁化縣 辛石縣 大寶七年分梁化縣十七年又分梁化縣置平石縣

元	海北廣東道	韶州路	樂昌縣
廣東布政使司	韶州府	韶州府	樂昌縣
廣東承宣布政使司	廣東巡撫	廣東巡撫	樂昌縣
卷之一 沿革	廣東承宣布政使司	韶州府	樂昌縣
樂昌縣志 論曰爾雅九州郭景純稱殷之地制與禹貢職方互有異同至裂封建爲郡邑更難守其常矣樂昌在漢隸桂陽郡係曲江縣地梁乃析爲梁化又分爲平石隋則省平石而立樂昌有析有合舊志之考覈頗詳茲倣通志例復增一表列歷代國號於總部之上以部統郡以郡統縣而州路府與郡並列但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則係統轄宜列之間稱名數易轄隸屢更隨時分紀庶覽者明若列	樂昌縣 卷之一 沿革	樂昌縣	樂昌縣

星野

天垂象地示形保章氏以列星配合九州謂之分野  
天官書因之遂爲後世言天文家之本蓋五行之布  
上爲列星精成於天體著於地列居錯峙各有攸司  
彼謂分土分星不可以州國拘豈篤論哉昌屬韶郡  
禹貢揚州之域也隸於何宿纏於何度爰述舊聞以  
俟博雅之君子考核折中焉

分星考

前漢書

粵地牽牛婺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南海日南皆

粵分也

晉書

自南斗十二度至虛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

野屬揚州

唐書

初南斗九度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韶廣以

西朱崖以東爲星紀之次屬揚州

一統志

韶州屬牛女之分星紀之次

宋史

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明則王道昌

論曰天道高遠推步實難况州郡之建置歷代屢更  
纏度之盈虛百年一變後人星算雖愈推而愈密實  
愈密而愈差是必歲差之法立隨時消息按地以稽  
乃自歷歷不爽斤斤求合於度數分秒之間豈能足  
寸而量毫髮無所失乎至占驗之說或應或不應理

樂昌縣志

卷之一

分野 氣候

更難知故聖賢不言蓋天道之妖祥自有人事以轉  
移之有德受慶無德受殃必一一求其驗以實之則  
鑿矣第說非無信姑存焉以備參可也

氣候

樂昌地連郴桂脈接衡湘雖近炎方而山多陰靄故

一日之間氣候不齊當晝多熱晨夕多涼一歲之內寒暑靡定

夏或常陰冬或常陽漢書謂楊越之民耐暑未可以是槩樂昌  
也其生物枝圓少遂稼圃後實與廣州諸路不同

多故者特甚七八月間嵐瘴爲瘞村落隣山蓋嶺以南祝融